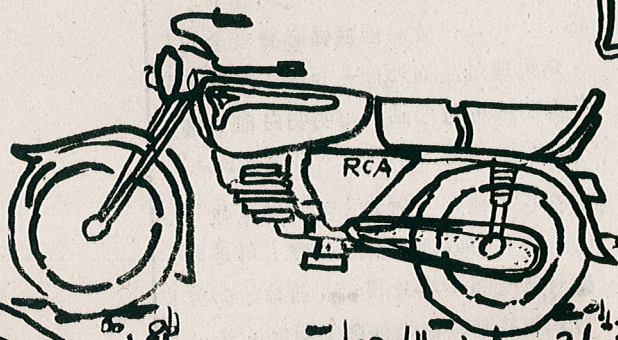


# 屬於十七歲

陪伴著夕陽的餘暉，踩著枯黃的落葉，  
珍惜著自己成長中的一切…… —泰戈爾—



上將圖

文綠藝

十七歲，擁滿懷春天的氣息，懷滿著綺夢、憧憬。那些個期待、夢幻，如一團悽迷的霧，像一團淡淡的雲彩，盈滿在憂鬱的眼神裏。

十七歲，寂寞像是揮不去的塵土，飛滿了心上。憶著昨日，夢著明朝，憧憬著希望的女神，搖曳著一頭婆娑的金髮，輕叩著窗櫺，醒來却是愁人的雨，織著灰色的纖絲。

十七歲，把笑藏在無情的虛偽裏，把笑埋在哭泣的沙灘裏，更把笑浸在無聲的凝視裏。把淚隱在苦澀的眼簾裏，把淚藏在你古怪的笑裏，更把淚寄在鄰家小女孩的憨笑裏。

十七歲，對於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層薄紗，我就在那層薄紗裏，歌唱、飛揚、流浪……，而當一切幻滅時揭起薄紗，陽光照耀的結果，會不會是——什麼都沒有？！

十七歲，腦袋兒一大串的邪念，每一秒裏，裝滿了報復的法子，以冷漠的眼睛，掃視著每個人，以冷笑譏人，叫你感到心虛，叫你感到惶恐，更叫你手足無措。這樣，我覺得非常愜意，非常痛快，我儘可讓心靈凌駕於一切，這是我魔鬼的一面。

十七歲，就像那搖擺的鐘擺一樣，永遠在兩個定點之間幌來幌去，愛靜？愛動？愛玩？愛鬧？都不屬於我，也都屬於我！我有愁，是濃濃地悲愁，亦或是淡淡地哀愁，都無關緊要，只要是愁就對了，愁什麼？一笑，聳聳肩，我也不知道愁什麼，莫名的、奇特的！也許，

我只是在無病呻吟而已！

十七歲，真像是出谷的雛鶯；只覺得眼前的東西，件件新鮮，處處都富有生趣。想的是海闊天空，想的是遊戲人間。踏在雨中，浮在霧中，叫著、笑著，也不管別人向妳投來詭異的眼光。日子，就是這樣的快樂。

十七歲，牛仔褲加上藍布鞋，加上黑色框框的眼鏡，加上一頂像墨西哥式的大草帽，伴我渡過整整的一季。漫步在雨中的爛泥上，涉過那山谷的溪流，吻著泥土的香味，吮著迎面拂來的薄氣，胡亂的跳一支舞，胡亂地唱一首歌。我們是朝陽，我們是不羈的野馬，不管別人疑惑的眼神，我們就是我們，管它神經病還是精神病。

十七歲，總有許多奇怪的愛和莫名的愁。我真想到那河堤上，看那千變萬化的夕陽，看那在水面跳躍的金光；讓那慘白的水銀燈照亮我的影子，照亮我的孤寂；讓微風充滿我的髮間；讓它們在我的髮際奔竄、散步；去那河邊踏著青草，踩著水窪，回憶昨天，幻想明天，讓那份不成熟的愛，隨風歸去。讓那份濃濃的愁，拋上雲彩，讓雲彩帶著它，到處流浪，到處飄零……。

如果，有一天，我發現自己已經長大，不再喜愛霧般朦朧的愛，不再追求虛無縹緲的東西，不再迷惑莫名的憧憬，我會高興的大叫，但是“陪伴著夕陽的餘暉，踩著枯黃的落葉，我們還是珍惜著自己成長中的一切”。